# 籌辦夷務始末

#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四

道光二十年。庚子。八月。丁卯。

盛京將軍耆英奏。竊照七月二十八日。據報夷船二隻。駛至復州洋面停泊。當一面具奏。一面帶領頭起官兵。馳往籌辦。於八月初二日。海城縣途次。接據復州城守尉宗室榮桂。知州鮑觀堂等報稱。七月二十九日。該處又續到夷船一隻。與前到之夷船二隻。一處停泊。當接閱來禀。隨嚴飭帶兵協領等。督兵連夜兼程前進。又於是日酉刻。接據該城守尉知縣稟報。七月二十九日。所到夷船一隻。即於是日午後起碇開行。其先在八岔溝停泊之夷船二隻。亦於

未申之間開行。均經北駛等情。飛稟前來。等查奉天所屬海疆遼闊。沿海緊要口岸甚多。今該夷船形蹤鬼蜮。出沒無常。雖大船不能攏岸。但各有隨帶腳船。是防堵事宜。萬不可稍形疏懈。今調撥省城官兵千名。不敢遽行全撤。除將二起三起官兵。飭令暫行回省。聽候調撥外。等仍帶領頭起官兵四百名。馳赴復州一帶海口。逐心體察。如有不數防堵之處。將所帶之兵。分撥酌留。以資防守。

硃批。覽奏俱悉。加意慎重防之。如不能操必勝之權。萬不可與之接仗。

兩廣總督林則徐奏。查唉夷先後來粵兵船。上年秋間。有

吐嚓嗶喻兩隻。本年春間。有嘟嚕嘘船一隻。自五月至六月中旬。又有啗吧吐等船二十三隻。除陸續據報駛出老萬山外。在粵洋者。尚有十隻。又送信之車輪船。自五月以後共來五隻。旋於六月初旬。全出老萬山外。均經臣等於五月二十五日。及六月初五。二十一等日。節次具奏在案。嗣於六月下旬。又報駛去兵船五隻。續到二隻。現在共存七隻。其上年九月。在穿鼻洋與官兵接仗之吐嚓一船。亦在駛去之內。臣等以嘆夷兵船既經來粵。即因防範嚴密。不敢進口滋事。亦未必遽肯回國。何以其中有二十一隻。先後駛出老萬山。恐係越竄各洋。乘虛滋擾。不特本省水

陸文武。刻須諄飭嚴防。並沿海各省。亦疊經飛咨防備去後。茲於七月初六日。准浙江撫臣烏爾恭額來咨。六月初間。𠸄夷兵船竄至浙洋。定海失守。聞之不勝髮指。因查六月初間。粵洋開去之𠸄夷兵船。僅止九隻。而浙洋彼時已到三十一隻之多。大抵徑從該國黑水洋。乘風北駛。乃敢聚於定海。安逞鴟張。明因該處孤懸海中。希圖據為巢穴。是必預相糾約。早蓄逆謀。臣等六月初五日。奏片內所陳。聞有欲赴浙江舟山之語。竟非虛傳。實屬罪惡滔天。亟宜痛加勦辦。惟思閩粵等省。四面環海之地。與定海形勢相似者。不一而足。逆夷既謀窺伺。難免各處垂涎。此時粵省

各島澳。隨在設防密益加密。第彼之所恃。衹在礮利船堅。若赴大洋與之交鋒。總應相度機宜。須得確有把握。方無虛發。一至岸上。則該夷無他技能。且其渾身裹纏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復起。不獨一兵可以手刃數夷。即鄉井平民。亦儘足以制其死命。況夷人異言異服。眼鼻毛髮皆與華人迥殊。吾民協力齊心。殲除非種。斷不至於誤殺。但恐嘯聚日久。彼即結漢奸為護符。築礮臺為障衛。勦辦不免費手。此時定海縣城甫被占據。即使城中人戶倉卒逃亡。而該縣周圍二百餘里。各村居民總不下十餘萬眾。夷匪既在岸上。要令人人得而誅之。不論軍民人等能殺夷人者。

均按所獻首級。給予極重賞格。似此風聲一播。不瞬息間。可使靡有孑遺。其人既已盡誅。則其船礮皆為我有。是破格給賞。所費不為虛糜。似亦敵愾同仇之一道。

硃批。知道了。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奴才欽蒙恩命。赴浙江查辦夷務。遵於七月十五日。在江蘇寶山縣起程。業經恭摺奏明在案。茲於二十六日。行抵甯波府城。稍作部署。並飭該府縣等。雇募商船。添造礮位。以備進勦。旋即馳至鎮海縣。逐加察看。該縣之招寶金雞兩山。左右對峙。口門不寬。實為天險。現在浙江前調各兵。均已齊集於該兩

山。及鎮海縣城。並附近之石浦象山等海口。分營駐守。聲勢聯絡。軍容亦壯。𠻳夷船隻大幫。多聚定海。其餘如鎮海之蛟門等洋面。亦皆分船遊弈。雖未嘗逼近口岸。而官兵出勦之路。皆為所阻。居心實屬叵測。此時浙兵雖已到齊。然可以遣調之水師。不過三千。陸兵則除分守各隘外。可備攻勦者。亦不過二千餘名。須厚集勁兵。然後伺賊之隙。分兵數路。水陸並進。虛實兼施。使其首尾不能相顧。方可操勝算而殄逆夷。弩前在江省。曾調壽春鎮兵一千二百名。令該鎮王錫朋統領。在吳淞防堵。又令江西九江鎮總兵李鑄帶兵一千名。分駐鎮江等處。以備往來策應。查壽

春兵素稱精銳王錫朋又久歷戎行曉暢軍務深堪倚賴
現在吳淞防守嚴密夷船不敢闖入且有九江鎮兵可以
移駐壽春鎮兵自可調至浙省應用奴才現已札飭王錫朋
帶兵來浙協力堵禦將來陸路進兵之際即將此路兵派
為前敵以收衝鋒陷陣之效至應用水師雖有奴才前次遵
旨選備之蘇松等標兵二千名可以飭調然合江浙兩省而計數
止五千勢實單弱原任浙江撫臣烏爾恭額曾請
敕令閩廣各督臣遣兵會勦奴才亦經具摺密陳今尚未奉
批回奴才前奉
廷寄雖有令余步雲帶兵赴浙暨鄧廷楨酌派水師會勦之

諭。惟現在閩省。僅調建甯兵五百名。暨雇募水勇一千名來浙。並
未飭調水師。且烏爾恭額前摺所請。未蒙
俞允。孥又何敢再事瀆陳。惟細察浙省情形。非該二省之兵合力
攻擊。難以得手。惟有仰乞
皇上天恩。
敕令兩廣督臣林則徐閩浙督臣鄧廷楨各派水師二千。統以大
員。多帶礮位。坐駕堅厚大船。在該二省適中之處。彼此會
合。再行聯綜赴浙。孥亦飭江省水師趕緊前來。相機會勦。
庶可迅奏蕩平。收復城邑。在該二省額設水師。數倍江浙。
量為抽撥。不致即形支絀。而浙省則可大收其益。若謂詳

面現有夷船游奕。恐在途被其截擊。未便前進。查該夷在洋游奕之船。至多不過三四隻。若該二省合兵北駛。儘堪抵禦。不虞失事。似可無須過慮。至閩浙督臣前請製造大船。業已奏明俟到浙後。再行察看。茲查浙省所產木料均屬短小。無從購製。閩省產有巨木。應請
敕下該督。趕緊製造。並添鑄四五千斤大礮數位。如能剋期竣事。自可由間道運送來浙。以資配用。儻驟難告成。亦可留為將來留緝備禦之需。現在福建提臣余步雲將次可到。業俟該提督及各路兵丁到日。即當相度機宜。會籌良策。伺便出擊。不敢因等候新礮新船。致稽月日。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馳奏抵浙籌辦情形一摺。覽奏俱悉。暎夷占據定海洋面。分船遊奕。蹤跡詭秘。該大臣務須加意防堵。仍時密派得力之人。分投偵探。該夷所恃全在船堅礮利。一經登陸。其技立窮。該大臣總當鎮靜持重。不可在海洋與之接仗。如敢登岸。即行痛勦。儻探得該夷船隻駛出外洋。即可不必窮追。所有定海縣民應行撫卹。及文武員弁應派委署理之處。著該大臣妥爲辦理。至所奏調派壽春鎮兵來浙協力堵禦。並請調閩粵水師會勦之處。著候旨施行。

壬申。護浙江巡撫宋其沅奏。竊查暎夷此次由外洋直趨定海。襲我不備。以致五日之間。縣城失守。臣現接兩廣總

督臣林則徐咨鈔片稿。內開𠸄夷早有欲赴浙江舟山之語。是其早蓄逆謀。竟欲據定海為巢穴。若不痛加勦除。克復定海。無以懾狡寇而張

國威。惟先復定海。仍須分兵守城。先破其船。則縣城自為我布。七月。二十三日。

欽差大臣伊里布。路過杭州。與臣面議。意見相同。現查在鎮之兵。陸路居多。防守極嚴。未便輕動。將來西北風起。水師雲集。正我兵得勢之時。仰仗

天威。廓清逆夷。指日可俟。現准烏爾恭額。移文拏獲漢奸關吉祥布定邦。二名。黑夷馬黙。加海金碼。馬拉南。故林。五名。均發

糧臺。委員訊究。尚未審定。移交前來。又據鎮海縣稟續獲黑夷溫咁。一名。臣現在嚴飭委員詳細研訊。閱布定邦一名。係該夷得用之人。曾懸重賞購求。俟訊有確情。另行具
奏。浙省雨暘應時。秋收可望豐稔。定海被難民人。當時紛紛逃入內地。瑣尾流離。深堪憐憫。臣在藩司任內。即經飛飭甯波府。及附近各縣。搭蓋蓬廠。給與棲止。委員查明戶口。酌給撫䘏口糧。俾無失所。現在民情均極安謐。足慰
宸廑。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宋其沅奏烏爾恭額移交拏獲漢奸閩吉祥布定邦及黑夷等。並安插難民等語。漢奸黑夷。係何人何處

盤獲其被獲之時。係何情形。該犯等深入內地。營謀何事。何以

束手待縛。其所吐供詞。大致若何。俱未據該護撫詳晰奏明。著

伊里布查明。據實具奏。至該夷占據定海之後。雖未妄行殺戮。

現在逃入內地者。究有若干民人。定海城內外。仍有若干戶口。

既據該護撫奏稱。被難民人。紛紛逃入內地。是定海城內情景。

逃民必能一一詳述。著伊里布一面與該護撫籌商安插。清查

戶口。酌給撫卹口糧。俾無失所。一面即向該逃民採詢定海城

內民人著落。詳晰奏聞。現在該夷船有駛至天津海口者。呈詞

恭順。並無桀驁情形。已派令琦善妥為辦理。

癸酉。福建陸路提督余步雲奏。竊 奴才欽奉

恩命帶兵赴浙。勦辦逆夷。於七月初十日。自福建泉州府起程。業

經恭摺奏報續在浙閩交界之福鼎縣途次。諮訪大畧情

形。似應調舊添新。請調閩粵水師。以資勦辦緣由。奏明請

旨在案。茲於八月初三日。馳抵浙江甯波府城。適

欽差大臣伊里布。先行到郡。籌度機宜。奴才進見後。即星夜馳赴鎮

海縣城附近之招寶山。會同提臣祝廷彪等。查看情形。竊

見該處口門。雖不甚寬。而水勢甚深。巨舟易入。現在已於

深水處。載石墜船。淺處通插木樁。陸路扼要。支搭帳房。安

兵防守。提臣祝廷彪在彼駐防。前任浙江撫臣烏爾恭額

亦往來巡查。可期周密。惟定海一縣。孤懸海外。瞭望不及。

據稱𠹌夷船隻多聚於定海。其餘分布蛟門等處洋面。以阻我兵進剿之路。細查浙省現在調到水陸兵。不過八千餘名。其中水師僅有三千餘名。督 臣 鄧廷楨所調之建甯兵五百名。現雖陸續到浙。惟係陸路兵丁。難以出洋。其泉州文員所募之水勇一千名。令由海道乘舟前來。未據報到。李業已飛查沿海廳縣。嚴行飭催。諒即日可以到浙。然水勇究與兵丁不同。恐難得力。是浙省現在水師。實形單薄。此外雖有

欽差大臣選備之江南蘇松等標水師二千名。可以飭調。然此時

尚未前來。又所請

敕下閩廣各派水師二千。統以大員。來浙相機進勦。亦尚未接奉
批回。督惟有殫思竭慮。商同在事文武。查探逆夷作何狙詐情形。
一俟各兵到齊。如有一隙可乘。必當與
欽差大臣。密商良策。慎加勦辦。固不敢稍涉冒昧。亦斷不敢觀望
遷延。
硃批知道了。
甲戌。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裕謙奏。竊臣奉
旨兼署兩江總督。於崑山舟次接晤
欽差大臣伊里布。將防堵應援事宜。面加商定後。各自開行。七月。
十九日。在青浦。連次據報有夷船。來寶山洋面游弈情事。

當即加緊遄行。二十日。至寶山縣城。詢悉十七日。有大夷船三隻。在洋游奕。內有一隻。闖入內洋。經提臣陳化成。督率將備弁兵。開礮轟擊。及其船尾。該夷船隨各轉帆開放兩礮。不能及我塘岸。一同駛向東南深水大洋而去。須臾不見影蹤。提臣陳化成。因該夷船旋來旋去。情甚詭譎。時已傍晚。未經窮追。洵屬老成持重之見。臣連日周歷海塘。察看形勢。寶山縣城外東北有土塘。環抱塘外。即屬大海。東南為吳淞黃浦二江。交會入海之口。即所謂吳淞海口是也。凡海舶之貿易者。必從此口出入。海口之東北。即係崇明。天晴注視。約略可辨。寶山之守固。則內可保障全省。

外可控制崇明。實為第一要地。提臣陳化成。不避風雨暑熱。住宿單布帳房。與士卒同甘苦。已將五旬。號令亦極嚴明。現在各處調防官兵。業已到齊。臣按營查驗。兵情俱極踴躍整齊。恪遵紀律。演放礮位。已能致遠。現已分別最要次要。派定段落。無事則劃地而守。以免趨避生事。一有夷船蹤跡。責成瞭望處。施放信礮為號。上下各段。互相接應。陸兵則預備槍礮。水隊則整理火具。哨探漁船。誘使入淺。然後水陸夾攻。礮火並發。務期計出萬全。殲此醜類。以仰

聖主綏靖海疆之至意。

副

硃批覽奏俱悉妥慎防之斷不可躁妄失算

裕謙又奏再逆夷以區區小醜犯我邊疆陷我城邑其所恃者不過船堅礮大不知該夷犯兵家之忌者八千里餽糧師不宿飽況海道數萬餘里留糧一匱後繼為難此一忌也遠涉重洋一往返間動經逾歲且掀天巨浪莫可屯兵前師一敗後師莫援此二忌也該夷國富民貧平時養兵不甚愛惜一旦驅鬬於數萬里之外素無同袍之戀何有敵愾之心此三忌也該夷礮火雖烈然礮之為用不利仰攻即以我吳淞海口而論下有石塘上有土塘又有礮臺其勢高出夷船彼如仰礮上攻鉛藥沉而力緩且船與

浪低昂。施放亦難得準。此四忌也。該夷以船為家。破浪乘風。固屬長技。但船身笨重。喫水極深。內洋沙線。非所熟悉。不得土人導引。一遇水淺沙膠。屹然山立。轉動萬難。此五忌也。該夷船雖堅固。然利於水者。不利於火。我兵若用火攻。彼船頃刻焚燬。此六忌也。該夷雖習水戰。而其戰也專恃槍礮。擊刺步伐。皆非所嫻。且其腰硬腿直。結束緊密。礙於屈伸。一仆即不得起。不利陸戰。此七忌也。該夷生長外洋。不服中國水土。探聞竊據定海後。或出天花。或染時疫。死亡相繼。殆無虛日。此八忌也。該夷犯此八忌。其敗可立而待。臣惟有會督提鎮。激勵兵將。固不可預存輕敵之見。

尤不可稍存畏敵之見奮勇小心。嚴防口岸。力戢內奸。絕米粟之接濟。禁茶黃之透漏。斷樵汲之徑途。以逸待勞。以衆待寡。其沿塘阨要處所。安設大將軍紅衣神威等礮位。大者重至四千五百觔。小亦二三千觔。及數百斤不等。火藥鐵彈。均已足用。該夷儻敢深入內洋。即當相度遠近。分別用礮轟擊。可期制勝。設或駛進口內。臣已於汊港內。預伏柴船數十隻。每船各堆柴草數千觔。灌以桐油。加以硝磺。派令水師督押。配帶噴筒火箭。繞出其後。占其上風。順流縱火。兩岸仍用槍礮轟擊。截其歸路。若竟鋌而走險。舍舟登陸。更可大加勦洗。不令其一人生還。以彰

天威而洩民憤總之該逆夷性雖狡而多疑力雖強而少智止知

貪詐不知信義孤軍深入實屬自取滅亡不足為患堪以

仰慰

聖懷

硃批所論不為無理

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奏竊臣前將遵

旨曉諭嘆夷暨該夷登答情形具奏後派委千總白含章前往察

探該夷懿律並未在船祇見義律復向開導該夷仍前堅

執據稱如不遵所請將欲肆其滋擾嗣於初十日續奉

諭旨著再向該夷明白曉諭隨復差弁往探則各船全行起碇旋

據永平府委員稟報。臨榆縣屬。於初九日。曾見有該夷火
輪船蹤跡。現在該夷兵船。已順潮折回數隻。而艣律大船。
迄未回棹。不知何往。已嚴飭永平府一帶。委員加謹防維。
俟該夷船至天津。即遵
旨再行明白曉諭。至該夷此次之來。雖據以乞
恩為詞。而其情詭詐。忽往忽回。究不知其意在另覓馬頭。抑圖各
處滋擾。而天津攔江沙內。海河徑直長流。一帆直達。郡城
東門。即為南北運河交接之區。本可無庸上岸。且該夷利
在水戰。早自見幾。即誘令登陸。亦斷不肯先蹈涸轍。而海
河兩岸。半屬鹽池。且尚有居民房屋。僅餘一綫行路。前無

可以抄截之所。旁無可以埋伏之處。僅能相對迎敵現在所添礮臺。又以倉猝取辦。不及加用整甎灌漿。非若平時從容造築者之堅固。其舊存礮臺二座。本久經廢棄。間多臌裂。現已設法保護。並於無可埋伏之中。勉擇高阜之區。於天津城外風神廟。葛沽新城南北兩岸。各設埋伏之處。然相距海口。水路百有餘里。僅能防其衝逸。不能互相應援。弁兵一經分撥。即不敷用。而天津之迤北。即爲甯河縣屬之北塘海口。直達縣城。其海河情形。與此間大畧相似。相距天津海口。水程一百餘里。若就渡河陸路計算。約止四十餘里。該處前撥兵丁。不足六百名。尚嫌單弱。臣現復

添調督標兵五百名。正定鎮標兵三百名。以便再為分撥
防守。查天津原設礮臺處所。距口門二十餘里。此次俟該
夷船折回後。如不敢擅入口門。臣亦不欲先行肇衅。儻或
兵船進口。直攻礮臺。肆行強橫。恐不能不開礮轟擊。

諭軍機大臣等。據琦善馳奏夷船又復他往一摺。覽奏均悉。暎夷
來至天津。堅以乞恩為詞。當降旨令該督再向明白曉諭。該夷
並不靜候。輒又起碇他往。詭詐之情。殊為叵測。該督業於天津
城外風神廟等處。並於甯河縣屬之北塘海口。分撥防守。著督
飭弁兵。加謹防維。如該夷船復行駛至。著仍遵前奉諭旨。明白
宣諭。儻該夷桀驁不馴。亦不值與之在洋接仗。如敢進口登岸

肆行強橫。即行開鎗開礮痛勦。該督惟當隨機應變。妥為辦理。

丙子。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裕謙護理江蘇巡撫。江蘇布政使邵甲名。江南提督陳化成奏竊臣裕謙於馳抵寶山後。將查明洋面情形。恭摺具奏在案。茲據蘇松鎮總兵田松林。署崇明縣知縣張慶瑗稟報七月二十七日。忽有夷船兩隻。從廖家嘴直東外洋。駛至糖罏沙洋面。遙放鎗礮。轟及海濱民間堆積柴草。延燒草棚五間。兵丁李新元。鄉勇范茂春均被火藥轟有微傷。經防堵把總毛正和。外委王國才督飭兵勇。開放鎗礮。擊傷夷匪數名。即向大洋駛去。又據各營縣探報。自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初二日。該

夷船或一二隻。或三四隻。在浙江之黃盤羊山。江蘇之滲缺銅沙佘山五條沙等處。極東外洋。游奕不定等情。臣等查糖罏沙係海門廳屬之外海沙洲。該逆夷敢突然駛至。遙放鎗礮。若非探我虛實。誘我追逐。即係欲圖搶掠。雖經該把總登時擊退。究未痛加剿洗。難保其不復來嘗試。其在外洋游奕之船。必係恐有兵船赴浙援剿。作此狡獪伎倆。以圖牽制邀截。更恐定海遁逆南竄。亦有窺伺閩廣舟師之事。此等游奕夷船。若令舟師追擊。不過東逐西奔。無益於事。且恐中其奸計。臣等惟有督飭防堵。及地方文武各員。留心瞭探。嚴加守禦。以逸待勞。儻敢駛入內洋。察其來意。

相機攻擊。務期滅此朝食。

裕謙陳化成又奏。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

七月。十八日。奉

上諭。昨已降旨。須發欽差大臣關防。飭令伊里布前赴浙江。勦辦逆夷。並派裕謙兼署兩江總督。所有徵調防堵各事宜。責成裕謙一手經理。該大臣等接奉諭旨。諒已分別遵辦矣。本日據伊里布等奏調兵分布堵禦情形一摺。覽奏均悉。現在伊里布督兵前往鎮海。余步雲計日可到。合師會勦。兵力甚厚。但恐該夷等。分竄各海口滋擾。著裕謙嚴飭將弁。認真防堵。毋稍疏虞。昨據奇明保等奏稱。該夷逼近乍浦。業經擊退。本日又據伊里布

等奏稱分布各兵。逕為浙省聲援。所有京口堵禦。著派張仙保前往。佈勒亨仍鎮守省垣。似此布置。內地要隘。尚稱嚴密。前經檄調各兵。如有應行歸伍之處。即著撤退。以免徵調之煩。又裕謙片奏江蘇省金山縣。與乍浦接壤。離吳淞口。亦不甚遠。屢次查探。並無夷船蹤跡。其餘各小口。亦皆添兵設守等語。所有探買硝磺。備辦快船。並豫籌耒石等。著照所議辦理。惟夷船游弈。必須探明船隻多寡。並密派幹員。察其來意。果係尋釁滋事。抑有呈遞字帖。如該夷只駕小舟。求遞字帖。務須飭令委員。就近接收。由驛馳奏呈覽。儻巨艦連檣。來勢甚猛。即著督飭員弁。併力攻擊。以壯聲威。該署督等務當相機妥辦。勿涉輕躁等因。欽

此

皇上指示周詳。臣等敢不欽遵恪守。伏查江蘇沿海地方。綿長一千數百里。處處均關緊要而崇明一縣。孤懸海外。寶山城池。濱臨海口。上海則海船聚集。尤為喫重。督臣伊里布先後檄調各兵。總計雖有一萬九百名。惟前次欽奉

諭旨。預備水師兵二千名。赴浙應援。應行撥抵。現在又准

欽差大臣伊里布咨。令將前調壽春鎮標兵一千二百名。即令該鎮王錫朋統帶赴浙。實止調防兵七千七百名。分防各處口岸。似不可少。即如七月二十七日。夷船突至海門廳之糖艫沙洋面。若非先事預防。恐難即時擊退。且該夷占據

定海。已及兩月。糧米必將匱乏。難保其不四出搶掠。更恐
合師會勦之後。窮促狼奔。以圖一逞。就目前情形而論。江
蘇之防守。更應加嚴。所有前調各兵。自應暫緩撤退。臣
等得以相機妥辦。至該夷船如再來游弈。臣等自當欽遵
諭旨。察其來意。分別辦理。斷不敢稍涉輕躁。亦不敢稍任疏虞。以
仰副
聖主畀任海疆之至意。
裕謙又奏。再禦夷之法。全恃礮擊火攻。原無需厚集兵力。
惟江蘇營伍廢弛已久。臣在蘇數年。從未聞有講求訓練
一語。各營將備。相率因循。水師尤甚。是以上年十二月。臣

甫蒙
恩命。補授巡撫。即有整頓營伍之請。浙江近在鄰省。大抵相同。即
如定海縣城。六月初八日被圍。旋即失陷。並非夷人之強。
實由我兵太弱也。且我兵即弱。若果戰而不勝。尚屬可恕。
乃竟不戰不守。紛紛潰散。各顧身家。城池既失。而將備弁
兵。無一傷亡之人。實從來未有之事。員
恩昧良。莫此為甚。深堪髮指。江蘇與浙江接壤。一聞警報。訛言四
起。兵民無不驚惶。且海口甚多。頭頭是道。亦屬可慮。臣與
督臣伊里布。持以靜鎮。遴派文武。調撥弁兵。分布各口。協
同防堵。人心稍定。因上海寶山。尤為扼要之地。駐兵較多。

然非此不足以壯民之膽。且非此不足以壯兵之膽也。況上海為海船聚集之所。其大小東門外。所有行棧。及一切生理。閩廣之漳。泉。惠。潮。嘉。應。五府州人。十居六七。而停泊商船。接纜聯綜。又均在黃浦一帶。凡船中舵水。與岸上游民。無不痛癢相關。聯為一氣。又有杉板小船。往來浦口。名則藉稱擺渡。其實偷運煙土。訛索客商。出沒無常。無惡不作。此等舵水游匪。約計不下數千。悉皆兇悍性成。亡命嗜利。與本地商民。各分氣類。近年以來。因拏挐煙土嚴緊。失其利藪。更不免心存怨望。設一旦吳淞口外。果有夷船闖入。該匪等難保不乘機而動。蹂躪地方。若將該匪等。全行

收充鄉勇。不特聚此數千匪類。約束不易。如無重兵以制之。仍不足以資彈壓。若一概驅逐出境。該匪等無家可歸。必將為逆夷所用。更無異資寇以兵。是以止有儲以兵威。明則防逆。暗則防匪。攘外即所以安內。因時因地。不得不然也。臣連日挨營查看。壽春徐州兩鎮標弁兵。尚稱勇健。吳淞營礮兵。亦尚可用。現在壽春鎮兵。已調往浙江。徐州鎮兵。即派令該鎮鮑方灼統帶。駐紮上海。其餘各營。大半庸懦。難期得力。提臣陳化成甫經到任。一時無可如何。且值此有事之秋。即臣亦止可以弱為强。激勵勸勉。以鼓其勇敢之氣。又將逆夷如何無能。如何犯兵家之忌。明白開

導。以解其畏葸之心。逐日親加教演。冀以報國圖功。似覺漸有起色。近日地方雖尚安靜。而定海未復。夷船忽隱忽見。尤須加意嚴防。所有前調各兵。似未便遽行撤退。亦無庸再行徵調。

諭軍機大臣等。據裕謙等奏夷船在洋游奕。遵旨相機防堵。並請暫緩撤退前調兵丁各一摺。覽奏均悉。夷船駛至江蘇海門廳。糖纏沙洋面。遙放鎗礮。經防堵把總毛正和等督飭兵勇。開放鎗礮。登時擊退。現仍在滧缺銅沙等處極東外洋。往來游奕。該夷詭詐性成。非探我虛實。誘我追逐。即係欲圖搶掠。此等游奕夷船。不值令舟師追擊。該署督等。惟當以逸待勞。督飭防堵及

地方文武各員。留心瞭探。嚴加守禦。儻駛入內洋。竟敢入口登岸。即著開鎗開礮。相機痛勦。至崇明一縣。孤懸海外。寶山城池濱臨海口。上海縣為海船聚集之所。防守均關緊要。現調防兵著准其暫緩撤退。該署督等。仍當隨時嚴密防堵。相機妥辦。又另片奏舵水游匪。率多亡命嗜利之徒。收充鄉勇。約束不易。驅逐出境。恐資寇用等語。著該署督妥為措置。要在寬猛相濟。撫馭得宜。勿令別滋事端。是為至要。

閩浙總督鄧廷楨奏竊照六月初五日。有暎夷兵船一隻。

竄伺廈門。當經官兵擊退。即日駛去。經臣鄧廷楨奏奉

恩旨在案。自是四十餘日。廈門並無夷船往來。提臣陳階平先於

六月初五日。在永凝洋次。得聞廈門警報。即與興泉永道劉耀椿先後馳回。時值夷船已去。即趕緊會同相度形勢。布置攻守事宜。緣廈門濱臨大洋。無險可扼。雖有青嶼大擔小擔等門名目。率皆孤懸海外。路闊水深。番船乘潮即可直達廈岸。其岸上惟中半有山。山後石寨一座。為提督駐劄之地。所有道員同知衙署。皆在寨外。別無城池。經提

臣暨道員劉耀椿查明。臣與

欽差尚書祁寯藻等。奏准堆積沙囊。築作礮墩之法。於沿海一帶。及對岸之嶼仔尾鼓浪嶼等處。安設大礮二百六十八門。並經臣檄調陸路之漳州。同安。興化。延平。各鎮協營兵丁。

來廈協同防守。布置粗有規模。茲於七月二十四日。戌刻。有三桅夷船一隻。二桅夷船一隻。在青嶼門外游奕。該道劉耀椿。以廈門五方雜處。游手亦多。竊恐匪徒乘機滋事。不可不預為之防。適廈門紳士。候選員外郎加道銜林國華。中書科中書吳廷材。舉人呂世宜。武舉李應瑞。監生林書。黃元音。所招鄉勇五百餘名。同安紳士。四川試用知縣陳榮試。所招鄉勇三百名。均於是日點驗齊全。當經分飭各紳士。帶領鄉勇。在於各堡。加意防守去後。隨即馳赴海口。飭探夷船。尚未入口。水操臺一帶。先經提臣督飭署中軍參將孫雲鴻等。派撥水師兵八百五十名。大礮臺之東。

至頭巾礁。分派同安漳州興化兵共六百名。大礮臺之西。至風神廟。派撥延平兵二百名。各帶鎗礮。以防奸夷上岸滋擾。又自風神廟起。至文汎口一帶。有署廈防同知蔡觀龍招募鄉勇三百七名。分布周妥。自文汎口而西。即廈門商旅輻輳之地。街巷紛羅。專責各紳士。按段保守。提臣統率將備兵弁。駐水操臺。飭調統帶客兵之建寧鎮副將靈德。督帶同安等營兵丁。及委赴澎湖公幹。守風未渡之副將葉長春。同駐大礮臺。該道督同廈防同知蔡觀龍。候補知縣。署羅源縣事史密。駐文汎口。復親往來於水操臺大礮臺之間。晝夜戒嚴。尚屬安靜。二十五日。卯辰之間。

該夷船懸掛紅旗。駛進青嶼。直趨水操臺。守口師船併力

攔阻。該夷船即行開礮。經題補南澳左營游擊署水師前

營游擊任經猷閩安左營都司張然等。飭令舟師開礮。白

石頭汛亦開礮夾擊。該夷船且拒且進。安海汛守備魯思

仁。督兵開放二礮。連中夷船。內有一礮。打入該夷船內。突

起火煙。料係適中火藥所致。任經猷見我軍得勢。奮不顧

身。揮令坐船猛力逼進。用礮打中該夷船頭。詎夷船還放

一礮。適傷任經猷左脇。維時各師船亦皆連環攻擊。該處

距水操臺。約在二十里內外。提臣存有親自監造加工火

藥。其力極猛。即親督署中軍叅將孫雲鴻等。相度遠近。傳

令開礮。壘中夷船舵尾。并擊碎其杉板一隻。該夷船力不能支。始行退出廈港。仍泊青嶼以內。二十六日。巳刻。該夷又駛向水操臺開礮。我師當即回擊。壘中其船。夷船且拒且進。其勢甚銳。副將靈德。在於大礮臺。遥見夷船與三千餘斤之銅礮。口適相對。即會同葉長春。飭令開礮。正中夷船。連放四出。打中二次。鼓浪嶼亦開礮應援。該船見各處礮發。旋即退出。計時僅逾二刻。先是同安縣知縣胡國榮。同安在籍知縣陳榮試。生員陳榮植。捐資製造划龍船四隻。招募水勇二百餘名。預備協攻。至二十七日。巳時。該夷船放下杉板三隻。駛至曾厝坡一帶。尾追進口商船。從南

太武山邊進駛。該道即商令胡國榮陳榮試陳榮植等飭所募新到水勇。乘駕划龍船四隻。加槳追趕。該三桅夷船遠遠開礮。向嶼仔尾打來。經提臣派令專守該處之游擊謝國標飭令開放三礮。划龍船適將杉板追及。逼進嶼仔尾山後小港。該杉板開放一礮。中傷水勇二名。划龍船亦即開礮。擊中夷人五名。跌倒在船。旋即逸去。被追商船因而得脫。事後在於海面撈獲紅嗶嘰夷甲一件。此連日夷船在廈滋擾。兵勇併力攻拒之情形也。查游擊任經猷受傷扶回。旋即殞命。又二十五日。師船內傷斃兵丁林何海洪才明陳晚世陳玉龍陳為錄等五名。二十六日傷斃水

操臺兵丁郭振海一名。其餘岸上官兵。均無損傷。惟該夷
船逗留未去。官兵晝夜巡防。直至二十九日。申時。始起碇
駛去。青嶼遣兵追探。據稱係向東外洋行駛。實已遠去無
蹤等語。臣於七月二十一日。奉
命留閩。督辦海防。即於二十四日自省起行。二十七日。馳抵泉州。
適聞廈門之警。當飭委查辦海口之署臬司督糧道常
大淳。連夜馳赴廈門。幫同劉耀椿照料。臣即於二十八日。
由泉兼程赴廈。至二十九夜。正在渡海之際。接據提臣竇
劉耀椿咨稟。知該夷船業已開行。臣仍於八月初一日。前
至廈門。現在會同提臣率同司道將領。周歷海口。覆加查

勘。如有應行增設兵丁。移安礮位之處。悉心籌議。務臻周密。並訓飭將領弁兵。鼓勵紳士義勇。以期同心合力。共保巖疆。惟暎夷素稱桀驁。此番舉動。更異尋常。浙洋逆匪既未殲除。粵海兵船。且聞增益。閩洋則夷船游奕。稟報頻聞。海岸周防。實非易易。該船現雖駛去。更難保其不連艅復來。一島孤懸。實為可慮。臣惟有會同提臣。暨司道等。極力設防。以守為戰。用副

聖主保固海疆之至意。

鄧廷楨又奏。再臣接准

欽差大臣伊里布咨開。聞福建金門鎮總兵竇振彪熟悉洋情。請

習行陣。已奏請

敕臣速飭該鎮。馳赴浙省差遣等因。臣查金門一鎮。孤懸海表內

障廈島。外控臺澎。最為緊要。該總兵實振彪素得民心。前

因統領舟師。在洋緝拏奸匪。經該鎮紳士。聯名籲懇。請飭

該總兵回鎮。保護要隘。經臣飭令迅速回鎮。以順輿情。該

總兵回署後。布置防堵事宜。旬日之間。團練鄉勇數千名。

足資保障。是該鎮紳耆。方恃為長城之固。一經奉調他出。

則人心渙散。勢將不支。閩洋亦在多事之秋。該鎮勢難他

調。臣非敢視同秦越。而事機實處兩難。謹瀝情附片陳明。

伏祈

聖鑒。

諭內閣。據鄧廷楨馳奏暎夷兵船來至廈門滋事官兵併力攻退一摺。暎咭唎夷船二隻。來至福建廈門滋擾。於七月二十五日。懸挂紅旗。駛進青嶼。直趨水操臺。經該提督陳階平等督令水師員弁。開礮轟擊。疊中該夷船尾。並擊碎其杉板一隻。次日該夷船。又駛向水操臺開礮。該副將靈德等。連放大礮打中夷船二次。旋即退出。該夷又放下杉板船隻。尾追商船。該游擊謝國標等追及。逼進嶼仔尾山後小港。開礮擊中夷人五名。跌倒在船。旋即退去。現已起碇遠去無蹤。此次攻擊夷船。在事出力各員。著該督擇其尤為出力者。酌保數員。候朕施恩。毋許冒濫。其

臨陣受傷殞命之游擊任經猷。甚屬可憫。著交部議卹。所有陣亡官兵。並著查明分別咨部。照例議卹。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鄧廷楨馳奏。𠸄夷兵船。連日來至廈門滋擾。官兵併力攻退一摺。已明降諭旨。令該督酌保員弁。並查明陣亡官兵。交部議卹矣。𠸄夷此番舉動。有異尋常。浙洋遁匪。既未殲除。粵海兵船。又未退去。海岸周防。實關緊要。著該督嚴飭各該員弁。認真防範。嚴密稽查。不可因夷船退去。稍有疏懈。總當有備無患。以逸待勞。是為至要。又另片奏請將竇振彪仍留本任等語。竇振彪著准其仍留金門鎮本任。以資保障。

盛京將軍耆英。副都統祥厚奏。復州洋面。於七月二十四日。

有夷船二隻停泊。又於是月二十九日。續到夷船一隻。旋
即全行拔錨北駛。經奴才耆英。於八月初四日。蓋州途次。由
驛恭摺奏
聞在案。奴才耆英。仍帶領頭起官兵。趲程前進。於八月初五日。馳抵
復州。奴才祥厚。已由旅順口。先於八月初一日。馳抵復州。隨
會同悉心商酌。所有前在八岔溝外洋停泊之夷船。雖經
駛往。惟夷性詭譎。難保不去而復返。是復州海口。必須嚴
兵防守。以昭慎重。奴才等擬將由省帶來官兵四百名內。酌
留三百名。飭交領兵之協領烏爾滾珍。駐扎堵緝。復查旅
順口有水師營官兵六百名。水手百名。戰船十隻。足資巡

哨守衛。惟金州大小海口十七處。兵額七百零八名。分撥
瞭望守卡。及堵禦差使。不敷撥派。奴才等公同酌擬。就近將
熊岳兵。調撥二百名。令其前赴金州。交該城城守尉。酌撥
分防。又查蓋州屬之連雲島海口。據中路委員協領阿爾
琫鎧稟稱。該口水深寬敞。南來大船。均可進口。雖現已設
法堵禦。但兵額僅止三百八十五名。不足以資防堵。奴才等
擬將由省帶來前鋒馬隊兵百名內。先行酌撥六十名。飭
令前往蓋州防守。奴才等伏思蓋州為奉天南路適中之地。
令既據該委員稟稱連雲島最為緊要。奴才等隨將省城備
調之二起官兵三百名。飛飭提調。令其駐扎蓋州。再奴才等

連日率同協領恆升綽勤諾倫烏爾滾珍審度復州娘娘
宮海口以北地勢將酌留官兵三百名協領等官六員安
為分布安設並擇高阜山嶺六處分置官兵協同民壯晝
夜輪流瞭望一經望有夷船在洋遊奕飭其蓮照號令迅
速馳報俾知夷人趨向至復州所屬海洋內常興島已札
飭復州知州鮑覲堂酌派民壯三百名在島內常川巡查
以嚴防守惟思便於水者必不利於陸如該夷匪膽敢登
岸蹂躪我兵併力勦除可期一鼓成擒斷不容其肆意滋
擾

硃批覽奏均悉

耆英、祥厚又奏。再。考等馳抵復州後。於八月初八日。率同協領等渡海。查勘得七月二十四日。夷船停泊處所。係在復州所屬洋面之常興島塔山以南外洋拋錨。去八岔溝二三十里。去復州娘娘宮海口七八十里。該島長六七十里。寬三四十里。四面環海。其間八岔溝、桶子溝、蚊子嘴、十餘處。皆常興島村名。島內搭山、臺子山、大孤山、高腦子山、均極高聳。村落零星。詢據島內村民。前次先到夷船二隻。及續到夷船一隻。均在塔山南外洋停泊。夷船各隨有腳艇。曾在常興島之八岔山溝。汲取泉水。並向居民以洋錢易換牛隻雞鴨。實無滋擾等語。當將洋錢呈驗屬實。是該

夷人尚無桀驁情狀。如該夷船再行潛來。奴才等自應查看
情形。仰體
皇仁。妥為撫馭。惟該民人等僉稱夷人內有執鉛筆。書寫漢字。令
伊等試認。因伊等不識漢字。不知所寫是何言語。查夷人
不通文藝。今書寫漢字。此中顯有漢奸為之勾串。且在島
嶼山泉。汲取淡水。轉能甘言善價。誘買愚民食物。尤恐漢
奸暗中謀畫。其居心實屬叵測。更不可不加意防維。奴才等
愚昧之見。欲使海疆靖謐。必須嚴緝漢奸。漢奸斂跡。則夷
人定必遠遁矣。奴才等惟有嚴密設法。於沿海陸路。廣為採
訪。儻能緝獲漢奸。即行請

旨遵辦。再奴等正在繕摺間。於八月初九日。亥刻。據瞭望官兵民

壯馳報。是日申刻。又駛到夷船一隻。仍在塔山以南外洋

拋錨。奴等當遴委幹員。前往查探。相機撫禦。不敢輕率接

仗。如有禁驚情形。即應率兵痛勦。

諭軍機大臣等。據耆英等馳奏撥兵防守海口情形。並探有夷船

多隻。在復州所屬之常興島塔山以南外洋停泊。並向居民汲

水買物等語。該夷蹤跡詭秘。不可不加意防維。據該將軍等稱

夷人內有手執鉛筆。書寫漢字。顯有漢奸勾串。自當嚴密設法

緝獲辦理。至該夷仍在塔山以南外洋拋錨。難保不再行潛來。

著耆英等酌量情形。如可量分兵弁。即令前往守護。並曉諭該

島居民。今其同心協力。自固藩籬。若復州海口兵力。不能分撥。
仍以海口為重。總不得與之在洋接仗。如敢進口登岸。即行開
放鎗礮。率兵痛勦。該將軍等惟當隨機應變。妥慎辦理。是為至
要。

戊寅。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𡸣抵浙以後。業經
查勘情形。暨酌擬辦理緣由。於本月初二日。恭摺具奏在
案。旋於初三初六初七初八等日四次接奉
廷寄。仰蒙
皇上洞燭幾先。再三

申諭。授以機要。勖以好謀。不責其尅日以奏功。惟期於萬全而無害。

聖恩優渥。

廟算精詳。循繹之餘。莫名欽感。伏查𠸄夷船堅礮利。我師若專在洋面決戰。原非知己知彼之算。本前在江省。籌辦防堵。所調各兵。多係陸路。迨來浙。又即調壽春鎮兵丁。均係預為陸戰之備。固不專以海中接戰。為克復之謀。特以水師亦須先壯聲勢。使該夷備我於水。而不備我於陸。我卻以陸路強兵。直擣其虛。襲取城邑。然後相機收復。為一勞永逸

之策。此等所以斤斤以閩廣會勦為請。而屢次上陳者也。

今蒙

諭旨。以該二省海口緊要。誠恐顧此失彼。仰見

皇上思深慮遠。旁照無垠。惟閩廣既難協助。自應另行籌畫。第查

定海鎮額兵二千六百餘名。均屬水師。當時張朝發雖為暎夷所敗。聞傷斃之兵。尚無實數。查張朝發之所以挫衂。由於衆寡不敵。及該革員統率無方。並非兵丁之咎。且此外守汛弁兵。彼時並不隨同出洋。更屬無過。乃各懷疑畏。迄今俱各潛避。自應全數招回。統以明幹鎮將。用備驅策。業已移咨浙江提臣祝廷彪委員密往招集。又據甯波府

等。募有水勇多名。若部勒有方。亦足抵水師之用。至唤夷
據城爲穴。又於各處分布夷匪。以爲沮截應援之計。誠如
明諭。我師非確有把握。不宜急圖收復。致誤事機。況現在該夷已
至天津稟訴。奉
旨飭令直隸督臣琦善妥爲辦理。浙省更不宜冒昧輕進。以致彼
此相左。查現與福建提臣余步雲等詳細熟籌。此時浙省
惟有從嚴防範。不令該夷竄入口內。一面將攻勦事宜。密
爲部署。候直隸如何辦理。奉有
諭旨。再行分別酌辦。查抵浙以後。曾與浙江提臣祝廷彪原任撫
臣烏爾恭額商定。若夷人呈遞字帖。如其來意。祇係懇求

通商。原擬代爲進呈。以期有征無戰。永靖海疆。迨福建提

臣余步雲到浙。𢘅亦向告知。迨今未據該夷遞有字件。自

係因已往天津投遞之故。儻此後該夷或在浙另有所呈。

𢘅即當委員接收。由驛恭呈

御覽。再定海前無下落之文武各員。現在教諭曹應穀。訓導諸葛

璋均已避入郡城。岑港巡檢趙廷詔。仍在該處防守。此外

備弁人等。有仍各守汛境者。亦有尚無蹤跡者。將來各兵

招集之時。不難得其實在。其縣城居民。當城陷之際。被夷

人戕害。不過數名。餘皆散至各㟪避匿。城内亦尚有遺民。

該夷並未加戮辱。又已遣寘誅之夷目。據偵探之弁兵回

稟。該處民人。或稱係屬伯麥。或稱係屬義律。究不知果屬何人。其致死根由。亦屬傳聞不一。因該夷於此事甚為秘密。以致無從得實。緣奉
垂詢。用特縷晰附陳。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伊里布由驛馳奏籌辦夷務情形一摺。據查定海鎮額設水師兵二千六百餘名。雖經張朝發挫敗傷斃尚無實數。且此外守汛弁兵。更屬無過。應全數招回。以備驅策。又甯波府等。募有水勇多名。若部勒有方。亦足抵水師之用等語。現在閩廣水師。既不能分調。著即照該大臣所議。妥為辦理。以期厚集兵力。戰守有資。至該夷在天津稟訴。求通貿易。雖飭埼

善妥辦迨琦善入奏後。該夷船又復駛去無蹤。夷情叵測。殊未
可信。所有攻勦事宜。該大臣仍密為部署。如該夷人入口滋擾。
即開放鎗礮。盡力殲除。不必因有天津稟訴一事。轉滋顧慮。惟
不得於洋面接仗。致有損失。琦善所進兩次夷書。著給付伊里
布閱看。仍俟報便封還。至定海一縣數百里之地。夷兵雖衆。未
必能處處環繞。且現有民人逃難渡海。及官員逃避之事。海洋
進關港汊紛岐。當必仍有路可通。務須密加察訪。以為進攻之
計。其定海文武官員。查無下落。現既有教諭曹應穀訓導諸葛
璋等。逃回郡城。即可向其查問城內情形。並姚懷祥等死事情
節。其遣寘誅之夷目。究係何人。查明後亦著奏聞。該大臣前請

調金門鎮總兵竇振彪赴浙差遣之處。已據鄧廷楨奏留本任。
應毋庸議。
己卯。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奏稱臣自前次續奉
諭旨。著再向唤夷明白曉諭。當經臣將該夷船又復他往。並山海
關洋面。見有二船蹤跡。恭摺奏
聞。欽奉
上諭。如該夷船復行駛至。仍遵前旨。明白宣諭。儻敢進口登岸。肆
行強横。即開鎗礮痛勦。隨機應變。妥為辦理。欽此。因思該夷船
堅礮利。長於水戰。故不肯輕易上岸。自蹈危機。業經臣前
奏陳明。現在天津宝河等處海口。先已調撥重兵。安設多

礮。又經設有木筏。下繫鐵鍊重錨。以杜衝越。復於新舊礮臺處所。存備魚網棉被等項。先行浸溼。懸挂遮護。原不難於痛勦。無如該夷總不進口。而近時山東洋面。屢次望見夷船。或自南來。或由北往。均在直隸各船之外。是該夷行蹤叵測。必係往來通信。延之日久。勢必南北滋擾。天津拱衛

神京。已屬扼要之區。且近接

盛京。尤為根本重地。欲求處處決勝。時時常勝。臣實不免隱存意外之虞。即如江浙等省。所恃為外衛者。原止長江大海。今海道已被該夷隨處遊奕。長江又所在可通。是險要

已為該夷所據水師轉不能入海窮追且本年即經擊退明歲仍可復來邊釁一開兵結莫釋我
皇上日理萬幾更不值加以此等小醜跳梁時殷
宸廑而頻年防守亦不免費餉勞師故臣鰓鰓過慮甚欲就此開導俾該夷安心回粵聽候辦理或可冀圖安靜雖其強悍自負情理難通然節經專弁往探略與獎詞即深欣感是其喜為誇張即可以好言相誘現在懿律之船於本月十七日仍行駛回天津經千總白含章稱據該夷託詞因聞山海關地方向多古蹟是以前往觀看並稱該處止有弓箭並未見有礮位等語答以此係密防豈能令爾望見該

夷亦不復置詞。臣查該夷所恃者大礮。其所畏者亦惟大

礮。山海關一帶。本無存礮。現飭委員等。在於報部廢棄礮

位內。檢得數尊。尚係前明之物。業已蒸洗備用。當復飛行

永平各委員。並飭徑稟山海關副都統。於各城樓。一體派

員詳細檢查。有無存留大礮。以備守禦。一面恪遵

諭旨。示以煙土本係違禁之物。既經燒燬。在

大皇帝斷無准令償價之理。復因該夷曾向委員有祇求可以覆

命之說。故臣仰體密

諭。作為出自臣意以經

欽差大臣秉公查辦後。總必使該夷有以登覆該國王。另給公文。

隱約其詞。並又將利害得失。反覆開導。於十八日。仍派千總白含章持往。茲於二十日。取到該夷回文。並據該千總面稟。此次該夷接閱公文。其始頗似不遂所欲。迨經開導。據該夷聲稱。煙價一節。原非敢向

大皇帝求償。祇求可以登覆國王。並稱定海之兵。亦可先行撤回一半。及至次早。備具回文。則又更易前說。復經該千總向彼詰詢。令其改寫回文。據稱業已繕就。不及另書。即以所言為定。俟到粵再行商議。惟稱所求各條。未奉

允准明文。既須俟回粵聽候查辦。則定海各處兵船。未能即撤。該夷一面稱說。一面即行起碇。據稱先赴定海。耽延數日。即

回粵東。當經白含章告知。此時豈可先赴定海。據稱如沿海各處。不開鎗礮。該夷亦不滋生事端。儻被攻擊。勢難已於回手。此去粵東。仍在澳門。自蓋房屋居住等語。現在天津各夷船。已據該千總目擊。全數起碇開行。惟夷性反覆無常。往往有稱說之間。頗似馴順。而其所備文書。詞意又復強橫。自該夷到津以後。臣雖竭力駕馭。終莫測其底蘊。即如所請沿海地方。弗先轟擊。又安知非弛我防閑。或定海冀圖緩攻。故此間各處弁兵。亦尚不敢遽撤。除飛咨盛京將軍奉天府尹。飭查有無夷船。在彼遊奕。並咨明山東撫臣。派員瞭望。曾否見夷船南駛外。所有夷船起碇南旋

緣由。理合恭摺馳奏。並將臣此次發給該夷照會底稿兩件。暨取到該夷回文一件。一併進呈

御覽。

為照會事。照得前日接據責統帥回文。業將各條復行代奏。並將責統帥回文。進呈

御覽。惟

天朝與各國通商。本係

大皇帝格外施

恩。凡外藩之來貿易者。稍有冤抑。無不查明懲辦。上年

欽差大臣。未能仰體

大皇帝上意。以致辦理不善。現已

恩准查辦。定當重治其罪。寬抑無難立伸。至煙土本係違禁之物。

業經燒燬。斷無賠償之理。且貴國往來貿易。原在圖利。試

恩自我

朝

恩准通商以來。貴國所得利息。不可以數計。如能照常恭順。俟

欽差大臣到彼查辦。或貴國乞

恩通商。據情具奏。仰邀

恩准。亦未可定。貴國自當從長計較。所得孰多。為此遵

旨照會前去。貴統帥即行返棹南還。聽候辦理可也。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暎咭唎國統帥懿律。

硃批覽。

為照會事。照得前自接據貴統帥回文。經本爵閣督部堂代為具奏。已另文照復在案。惟自一月以來。貴統帥情詞恭順。並無滋擾。約言既不失信。處事亦屬明白。良以貴統帥身為貴國大臣。亦能明君臣之義。蓋自古君尊臣卑。不特

天朝如此體制。即貴國以及海外諸邦。亦莫不有上下之分。從來有事屬既往。復向君上求索價值之理。故煙價一節。物本違禁。又已燒燬。

大皇帝斷不能允准償還。惟就本爵閣督部堂之意思之。從前繳

煙之時。其中必另有情節。將來

欽派大臣到粵。自必將當日繳煙。究係作何辦理之處。細加訪查。

而煙土入於內地。所值無多。其在貴國。更係極賤之物。私

相貿易。本非正項貨物可比。人所共知。且據貴統帥回文

內聲稱。意本不在求財。則一經秉公查辦之後。處處得實。

必能使貴統帥有以登覆貴國王。即據稱貴領事前被屈

抑之處。於此亦可昭雪。且自我

朝二百年來。歷蒙

恩施格外。准與貴國通商。從無釁隙。今因

欽差大臣林則徐。未能仰體
大皇帝上意。操持過急。致使領事稱屈。現經仰蒙
聖恩。准予查辦。即為至公無私。乃猶不欽遵
諭旨。回粵聽候辦理。想貴統帥明理之人。必知此為大非敬恭之
道。至如彼此稱兵。此間之早經有備。已為貴統帥所目擊。
其他沿海各處。大率多已籌防。且普天之下。何莫非
大皇帝之子民。一經奉有
嚴旨通飭內地商販。不准與貴國之人。互相交接。又孰敢私買私
賣。即如上年。廣東省奉
旨封港後。貴國之貨物。兩年未能行銷。內地之茶黃。兩年無從購

買。其事已有明證。他處自不待言。且由貴國販來之貨。並非內地所不可無。而由內地販去之貨。實爲貴國之所必需。此內地之所以能與貴國絕市。而貴國必欲與內地通商。其情已可想見也。貴統帥經貴國王使令而來。自必精能幹練。欲爲貴國從長計議。若徒於數萬里外。常此帶兵遠遊。路途之遙。風濤之險。水土不服。則疫癘爲災。兵火交加。則喪亡相繼。不特兵民徒遭塗炭。而貴國志在通商。當此之時。無論

大皇帝斷不允准。且正在兵厄之中。貴國又豈能安然貿易乎。是既經廢時失業。無利可收。而又加以遠道用兵。盤費口糧。

需用浩繁。所失滋多。在不知者視之。或謂我集兵防守。殆

亦不無需費。而貴統帥明達事機。所見必周。試思

天朝沿海地方。止有數省。需防者少。不必防者多。是其餘各省。

仍復安堵如常。即就沿海而論。本係各設守兵。平時亦例

有口糧。有事調撥。無庸增添糧餉。非如貴國之用兵於數

萬里外。不知花用路費若干。再則

天朝中華一統。諸事近便。所需兵丁。無處不可撥用。則即數百

萬之衆。亦不難指日調集。非如貴國之用船裝載。所來無

多。而遠隔重洋。後路則又應援不及。且

天朝居處內地。來則交鋒。退即無事。非如貴國之一來一往。動

以歲計。是攻擊則我易而貴國難也。兵丁則我多而貴國少也。用項則我簡而貴國繁也。形勢則我逸而貴國勞也。凡此情形。尋常則尚不肯明言。惟貴統帥深謀遠慮。諒已早經見及。自不妨以實告。且本爵閣督部堂。因與貴統帥疊次公文往還。知貴統帥才識精明。彼此以禮相加。不事詐欺。故特再行剴切規勸。貴國王之使貴統帥來者。原欲照常通商。享無窮之利。今乘定海不備。占據城池。殊非通商之理。智者當熟思審處。計出萬全。若仍執意不回。則芥蒂莫釋。終屬齟齬。在貴統帥轉無以復命。而貴領事所稱被屈之處。亦無由而得伸。本爵閣督部堂。身為大臣。必當

仰體
大皇帝中外一家之意。故既為
天朝計。亦當為貴國計。且必為貴統帥計。設此事終無了期。經
貴國王以貴統帥為未能辦結。另行派員前來。其後來之
人。知貴統帥終於未了。自必欽遵
大皇帝諭旨。回粵聽候查辦。迨
欽派大臣到粵後。即行辦理畢事。則貴統帥徒勞往返。未見所長。
殊為無色。本爵閣督部堂。知貴統帥係為貴國實心任事
之人。故代為之籌慮。總之貴統帥承辦此事。無非欲有以
復貴國王之命。如貴統帥欽遵

諭旨。返棹南還。聽候
欽派大臣馳往辦理。雖明知煙價所值無多。要必能使貴統帥有
以登覆貴國王。而貴領事亦可伸雪前抑。緣恐空言見疑。
為此再行照會貴統帥。果如所言。將有利於商賈。有益於
兵民。使彼此相安如初。則貴統帥回國時。自必顏面增光。
可稱為貴國王能事之臣矣。惟再圖之。須至照會者。右照
會𠸄咭唎國統帥懿律。

硃批。所曉諭者委曲詳盡。又合體統。朕心嘉悅之至。

諭內閣。琦善著作為欽差大臣。馳驛前往廣東。查辦事件。直隸總
督著訥爾經額署理。陝甘總督著瑚松額暫署。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由驛馳奏暎夷全行起碇南旋一摺。又將照會底稿。及該夷回文呈覽。所曉諭者委曲詳盡。又合體統。朕心嘉悅之至。已明降諭旨。派琦善馳驛前往廣東。查辦事件。直隸總督印務。派訥爾經額署理。琦善接奉此旨。著即迅速來京請訓。一面悉心籌畫。將應留應撤各兵。分別裁撤。仍飭令該將弁等。加意防範。毋稍鬆懈。所有本日該督具奏情形。均已由五百里知照江蘇。浙江。山東。福建。廣東等省。遵照辦理矣。

又

諭。前因暎夷在天津海口。投遞呈詞。甚覺恭順。籲懇恩施。當飭令琦善剴切曉諭。不准滋擾。只許赴粵叩關。如果出於至誠。該大

臣等。自能代為轉奏乞恩。茲據琦善奏稱。該夷聽受訓諭。業經全行起碇南旋。並稟稱沿海各處。如不先開鎗礮。亦不敢生事滋。僅被攻擊。勢難已於回手。定海之兵。亦可先撤一半等語。該夷前此猖獗。雖屬有激而成。殊堪髮指。必應痛勦示威。現在福建之泉州府。浙江之乍浦。江蘇之寶山。崇明各洋面。均經前後轟擊夷船。大挫其鋒。該夷既肯赴粵乞恩。自不值窮於所往。本日已降旨。派琦善作為欽差大臣。馳驛前赴廣東。查辦事件。俟該大臣到粵後。自能辦理妥協。但恐沿海各督撫。不知現在情形。特此由五百里。飛示伊里布。宋其沅。裕謙。邵甲名。托渾布。鄧廷楨。林則徐等。一體遵照。各守要隘。認真防範。如有該夷船隻

經過。或停泊外洋。不必開放鎗礮。但以守禦為重。勿以攻擊為
先。其應布置嚴密之處。仍不可稍形鬆懈。是為至要。本日琦善
原摺。照會暎夷底稿。及該夷回文。均著鈔給伊里布等閱看。
庚辰。兩廣總督林則徐廣東巡撫怡良奏竊照暎咭唎兵
船。陸續到粵。去住靡常。截至本年六月下旬。尚存七隻。業
將往來船數。並周密防堵情形。隨時奏
聞在案。該暎夷自上年斷其貿易以來。日播浮言。或稱即有多船
踵至。或稱攔截內地行舟。無非挾制通商。圖銷鴉片。臣等
恪遵叠奉
批諭。不事張皇。而各口防兵。倍加嚴整。彼見拒之甚力。無隙可乘

故來者既隨到隨開。即存者亦旋停旋駛。是先前猶未尋釁。尚可使之自困。不值海上交鋒。今則已在浙洋。妄肆鴟張。罪大惡極。自知上干

天朝震怒。難望仍准通商。在粵夷船。遂亦漸形猖獗。竟將海運鹽船。先後擄去十四隻。甚至鎗斃民船舵工戚全福一名。並傷水手杜亞發一名。華民憤切同仇。指引弁兵。在洋拏獲白夷吐嘽噸一名。黑夷嘶唎。及吃吐兩名。解官究辦。該㖶夷又信託在澳西夷。代求釋放。並稱如不允准。即欲進澳滋擾。藉端恫喝。情實難容。雖現在㖶夷兵船七隻內。又向老萬山外駛去一船。其火輪船去而復回者。亦止一隻。

惟該國尚有載貨帶煙各船。約二十餘隻。同泊在洋。其船亦有礮械。難保不串謀生事。急應痛予勦除。前經陸續調集各營大號米艇二十隻。並雇募紅單船二十隻。拖風船二十六隻。於選配兵丁之外。復募挑壯勇千餘名。製配礮火器械。遴委將備管帶。先於內洋逐日督操。以備戰攻之用。又前後購備火船二十餘隻。均交水師提臣關天培。分派各將備。隨帶應用。臣林則徐擬於本月二十日。帶印登舟。赴離省八十里之獅子洋。將所練各兵勇。親加校閱。如技藝均已精熟。即擇日整隊。令其全出大洋。并力勦辦。臣林則徐亦赴虎門駐劄。與提臣就近籌商。隨時調度。臣怡

良現值文闈期近。仍駐省城。支應一切。署廣州將軍臣奕
湘副都統臣英隆先於五月間。聞有暎夷兵船來粵。即經
預選滿營水陸精兵一千名。咨令臣等隨時調遣。當因省
垣重地。防守尤為緊要。仍令按段稽察。以備策應而壯聲
威。惟查師船在大洋接仗。全恃占住上風。仍須相度機宜。
於風潮順利之時。始令進發。不敢輕率僨事。亦不敢遷延
失時。如能迅獲勝仗。擬即由驛奏
聞。仰紓
聖廑。至澳門地方。久為暎夷所覬覦。而西夷中奸良不一。亦難保
無暗與勾結之人。即如此次所獲暎夷。與西夷本無干涉。

乃代為稟求釋放。並以進澳滋擾之言。虛張挾制。雖所獲

唊夷。無足輕重。然此時若徇所請。則損威示弱。轉無以戢

叵測之心。臣等不得不嚴行批駮。惟西夷既稱兵單力薄。

各有戒心。自應振我軍威。於代為保護之中。即寓鈐制防

維之道。查澳門先調兵勇千餘名。在關閘一帶巡防。兵力

尚未甚厚。臣等現又添調督撫兩標官兵。連前共合二千

名。派委督標參將波啟善。署肇慶協副將多隆武。署撫標

守備程步韓等。帶入澳內。與升任香山協副將惠昌燿等

會合防堵。仍責成奏委駐澳之高廉道易中孚。悉心籌策。

務協機宜。不得稍涉優柔。致貽後患。先曉諭西洋夷眾。以

澳門係

天朝疆土。伊等累世受廛渥荷

深恩豢養。今恐暎夷進澳滋擾。該西夷力不能敵。是以特遣重兵

來澳。與為保護。不使他族得以占居。如西洋中竟有昧良

之人。潛與暎夷勾結。即須獻出懲治。儻竟被其愚弄。轉而

阻撓官兵。是大昧於順逆存亡之理。必至玉石俱焚。後悔

何及。且澳內一無出產。日食所需。悉資內地。即使暎夷入

澳。一經斷其接濟。彼亦無以自存。第不忍使西夷並受其

害。惟專心內向。則外侮自不敢欺。如此明白開導。諒西夷

亦不至為暎夷所愚。而澳門得此重兵。當亦可期靜謐。總

使恩威並濟操縱咸宜以冀仰副

聖主綏靖華夷之至意

林則徐又奏再臣等因粵洋現有𠸄船自必常通浙信是以屢經設法密探定海情形偶有覓得夷信譯出漢文知此次領兵攻定海城者名曰咘啉嘛其統兵之夷目一人名曰咖咥㘃嘷係東印度水師督所坐夷船最大名曰麥爾威釐有礮七十四門該船進定海港口時碰於大礁之上底穿一孔入水甚深幾於沈沒又有帶兵夷官職分頗大之呵嘣咻被我師打死現在𠸄夷甚望定海居民回至該處與之同住而民人屢招不至所出章程亦無人肯信

沿海漁船。悉皆避去。各夷船本係隨帶鴉片。售作資糧。今已火食無多。轉瞬風色將轉。均甚愁急等情。是其伎倆之窮。已可概見。臣等竊思粵省民人。患其與夷相習。而此時浙省之民。轉欲其習於夷。而後便於行事。若如夷信所言。火食無多。又恐風色將轉。是正有可乘之機。與其交鋒於海洋。未必即有把握。莫若誘挫於陸地。逆夷更無能為。或將兵勇扮作鄉民。或將鄉民練為壯勇。陸續回至該處。詐為見招而返。願與久居。一經聚有多人。約期動手。殺之將如雞狗。行見異種無遺。惟機緘不可洩露。現聞該夷中有咭吐哒一名。偽為定海縣官。其人能為華言。更須防其詭

訃。臣等已具密函。飛致浙江撫臣烏爾恭額。斟酌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琦善奏㖄夷船隻。全行起碇赴粵。聽候查辦。當即由五百里寄諭伊里布。及沿海各督撫知悉矣。茲據林則徐等奏。因在粵夷船。漸形猖獗。現在擇日出洋勦辦等語。覽奏均悉。夷人習熟水戰。該督摺內既稱不值與海上交鋒。何以此次又欲出洋勦辦。前後自相矛盾。顯因夷兵滋擾福建浙江。又北駛至天津。恐以粵東辦理不善。歸咎於該督。故作此舉。先占地步。所謂欲蓋彌彰。可稱憤兵也。且即欲舉動。亦應由驛馳奏。聽候諭旨。乃摺差直至本日方行遞到。殊屬不曉事體。著傳旨嚴行申飭。現在如已出兵攻勦。著即將接仗情形。迅速馳奏。該

督仍當持以慎重。毋涉輕躁。至海口防禦。不可不加嚴密。並著密飭在澳各員。不動聲色。加意防範。是為至要。

又

諭昨又降旨。將嘆夷在天津海口乞恩情形。並派琦善前往廣東查辦事件。由五百里諭知伊里布等。諒已欽遵辦理矣。本日據林則徐片奏密探定海情形。知此次領兵統兵及帶兵職官等名字。又該逆中有偽立定海縣官。能為華言。並請將兵勇扮作鄉民。或將鄉民練為壯勇。詐為見招而返。約期動手等語。著伊里布密查各夷目果否實有其人。現在作何舉動。其所稱詐誘一節。是否能行。昨據該夷稟稱定海撤兵一半。果否屬實。著於

查明後詳晰具奏。原摺鈔給閱看。